



梅庵先生朱文公大全卷之五十一

書問答

答楊元範

承示及新著易說開卷一讀於發已多屬此數日諸處書
問萃集撥置不下未及詳細但所略看過處其不能無疑
者已兩三條如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身而利於正
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
只合且以陽氣推說不應於利字遽以陰氣佐陽爲言且
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彊則利子實成
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爲元循環蓋無窮也若
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

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又大明終始乃言
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
略却是語錄中有此意若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
語卒不成文義也大有卦亨亨之字據說文不是一字故
易中多互用如正用亨于岐山亦當為亨如王用亨于帝
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
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
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
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大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
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
明周先生於大極圖中已言之矣

答潘文叔友文

所喻為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
所是去其所非人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論量計
較却成空言無益已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卻纏綿繳繞
終日勞攘更不曾得下工夫只如此疑惑擔閣過却日時
深為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常痛言之近日方覺
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或首
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
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
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
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為天命全體也斲輪相馬之說

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壞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脚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程課者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却日子也

答潘文叔

瞥然知見之說前書似已奉聞矣尚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爲較計必求赫赫之近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說欲放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恐又不免少紛紜耳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即自有伯恭之書矣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近日方亦看得親切恨相遠無由面論耳

答潘文叔

命之以事與上文謂之有謂之無一例未是指殺之語侯先生文字踈率只可大槩看然此一節却無病也

人之氣質不同謀野而獲亦是虛曠間靜處見事精審無膠擾之患耳固是質之所偏然亦非大病也

左右固非大臣亦非閹宦弄臣但謂親近之臣如漢侍中給事中魏晉以來中書門下之比云耳所謂左右太親者身蔽正指劉放孫資而言耳大夫却是任政之臣六卿官之長亦上大夫也孟子之意但欲齊王審於擇人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發所云教之以不信大臣亦是推說之過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必如此過求却失正意也

答潘文叔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劇所望然殊未見常日
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
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求不到真實地頭也
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
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為憂也

答潘叔端 友端

示喻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
意思密加熬實又遠功夫而物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
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
於學問思辨之功未於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

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西馳及其究
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為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
者思有以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答潘端叔

示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恠教得
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之守
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
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脩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
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
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脩
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

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此滲漏也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脩作一書方可觀中間伯恭令門人為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潘端叔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友端竊謂仁人心也蓋非一物曰心不違仁者分而言之則心猶言仁之形仁猶言心之理也顏子心不違仁

雖無時而成違然聖人則猶有以此合彼氣象聖人以三月言其久蓋常而不變也顏子未達一間者政在不違處以尚有些小思勉而已或謂不違則有時而成違不違者一月則或違於三月之外非也

三月不違則三月之外或有時而少違矣以此合彼亦恐說得心與仁真成二物了所謂仁之形者亦然此類更涵養意思看不容如此太急迫也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友端竊謂事事物物皆有理也志於道則思以極之於涵泳之中也

志者求知是理而期於必至之謂

天生德於予相雕其如予何友端竊謂夫子之身相雕

所能害也夫子之德相雕其如之何哉

以畏匡之語參之此聖人決知相雕不能害已之詞之身之德其說過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伊川先生解歌必全章也與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同也未曉乞開誨嘗謂此章見聖人謙退詳審不掩人善之意乃爲盡其曲折伊川先生但言其不從中間一截和起耳雖亦是一意思然恐未盡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補焉友端竊謂文王有聖德蓋天命之所在也泰伯知天命之所在故其讓也純乎天下之公而不係乎一己

之私雖斷髮文身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止於至善而以庸他計乎非精於義達於權者其孰能與於此至德云者人心之安天理之極無過與不及而不可一毫加損者也

此段意思甚佳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仁也友端竊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臨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

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謂可以託可以寄矣
此段亦好鄙意正如如此說然可以一子字蓋猶以其才言之
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
女端竊謂驕則狹爲己有專於吝己者也吝則固爲己
私不肯舍己者也二者皆生於有己而但驕者驕於人
吝者吝於己驕則外若有餘吝則內常不足耳曰其餘
不足觀者其餘指才美而言蓋善者天下之公善也人
之有善如才美在身雖若周公之多亦人之所當爲耳
夫何有於己以爲己有則所謂才美者皆出於一己之

私雖善猶利也故曰有其善喪厥善是以其餘不足觀
也二者之病未易去也自學者言之以一能自居以一
知自喜皆所謂驕也善而不公於人過而憚改於己皆
所謂吝也惟深致其知而勇於克己者始知二者之誠
有害而後能覺其起而化其萌矣

此義亦善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教不易得也女端竊謂三年之間
存察之功無斯須之忘也則工夫亦熟矣積累亦久矣
其必至於善矣有不至焉者難得也則以夫所學之差
繆施工之斷續而然耳

此章文義難通嘗意當從楊先生說但至當作志乃通耳

考上下意章亦此類

子畏於匡至匡人其如予何友端竊謂堯舜禹湯武王
周公有其時而道行於世者也文王非其時而道傳之
書者也孔子聖人之在下者老而不遇退而將傳之書
故此章以斯文爲言而獨曰文王既沒也

此章意恐未然文王道行於當時澤及於後世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至子游子夏友端竊謂顏閔冉雍
稱其學宰我子貢以下稱其才顏閔四子非無才才不
足以名之故所稱者學也宰我以下非不學學未至於
成故所稱者止於才也皆舉其重者言之耳然非由賜
游夏之徒終身之事而止於所稱者而已也蓋才有不

同學則無不同因其才之偏而抑揚進退之教者之事
也因其才之偏而求有以化之學者之事也今程先生
曰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
德行入者是學有多岐而所入之門各不同也蓋恐記
者之誤耳

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學也今專以德
行爲學誤矣伊川先生之言恐當深味而以實事驗之由
賜游夏之徒終身之事孔子所稱蓋亦如此不必過爲辭
說曲加尊奉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友端竊謂過其行猶易所
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非言過乎行也

以而字貫其中可見矣范氏以下之說恐文勢不順
舊嘗疑此章當如此說今得來喻其合鄙意也

子張問行止子張書諸紳友端竊謂言忠信行篤敬存
養之工繼而不息則事來知起不爲物欲所昏而理之
所在不能揜於省察之際矣若如楊氏其者指物之辭
所謂其者果何物學者見此而後行則無入而不自得
之說置之曾中則恐事物之來交成疑貳却反無下手
處

其字正指忠信篤敬耳參前倚衡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
欲其篤敬念念不忘常如有此二物在目前也

答潘恭叔友恭

交恭坐時亦間有虛靜之象此時却而未未能無欲也
研所恨工夫未能接續故悵煩失錯之處極多惟其悵
煩愈多失錯深知之而不能改蓋欲靜意勝也
所論皆善但不可如此迫切計功非惟無益反有所害宜
深戒之

橫渠說性命於氣性命於德之命恐只是聽命之意性
天德命天理天理云者亦曰聽命於德無非天理之當
然耳不知是否

性命於氣恐性命兩字須作一般看言性命皆出於氣稟
之偏也性天德命天理即所謂性命於德
惟聖人可以踐形云者踐行當來吾身所具之理也可

云者盡理而無餘欠也楊氏體性之說如何
程先生以充人之名解踐形字甚善踐猶踐言踐約之踐
非謂踐行所具之理也楊氏體性之語不可曉

太子崩贖得罪靈公出奔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公子
郢曰我將立若爲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郢郢必
輒在爲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亡崩贖入
是爲莊公莊公立三十年而出奔友蔡竊詳此事妄意
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矣崩贖得罪
於父而出奔乃因豎良夫及孔悝母劫悝升臺而盟立
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
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鄙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

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崩贖亦無復君衛之
意及夫崩贖既入良夫悝母相與劫悝是時悝能守之
以死則崩贖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
之無可柰何此崩贖所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子
君臣之國哉宜乎崩贖未幾而復奔也

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輒逃去則崩贖無復君衛之意及崩
贖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輒自當逃去非欲為是以拒崩
贖之來也崩贖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
耳不必如此牽合也

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爲亂及爲衛之臣又不能有
所立以子路之賢爲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

所見而如此乞賜教

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
邦然若子路拊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仲尼言氣段中并字莫是包上兩句否時焉而已時字
恐是戰國風氣所致

并秋殺盡見則以春生於主而兼舉之也時焉而已語意
不分明未知端的指趣如此所說亦通或恐更有時既無
人不得不自任之意或說秋殺氣象不常如此蓋有時而
或見之也未知孰是誠并思之

或謂游氏以犯上作亂為兩節據友恭所見只是一節
據說不好犯上處亦貫忠忠順而言則知其非兩節也

作亂以上後說得之為仁之本一句似皆未得其說程說
自與謝說不同不可混為一說也看得程說分明則謝說
之非矣

或謂傳不習乎是得於人而不習友恭謂不習而傳與
人或謂忠信能相有而不能相無故程先生以為內外
表裏友恭謂盡已者自反而無慊於中故曰內以實者
即此而施之於人故曰外或謂謝氏雖推廣見得不止
踐言為信亦恐包括不盡後結云幾於無我則能之莫
傷易否友恭謂說信處却不少包總只欠以踐言為信
作本意幾於無我亦不為過

傳習恐當如前說忠信後說近之而亦未盡蓋忠信一理

但以所從言之則異耳所云自反無嫌即此而施之語皆失之更當別下語也踐言後說得之無我前說得之大率前說看得文意正直而傷於草略後說子細而失之支蔓有回互遷就之意不知前說誰所論不罪輕率也

閔子侍側

舊說閔閔和說而諍也侃侃剛直之貌此訓得之更宜詳味子樂但爲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之意如云不害爲自得皆其力分之所至似皆衍說也楊氏所引傷勇亦非孟子之意

師過商不及詳味此章廢考二子言行之間有以知其因氣稟之偏而失性情之正

此說甚佳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憂終是謹守規矩也所云氣稟雖爲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也此語亦是但似此立語微覺有病耳揚墨之說恐未然揚氏之學出於老聃之書墨子則晏子時已有其說也非二子之流也

屢空

只是空之之空古人有罽毼屢空之語是也但言顏子數數空匱而不改其樂耳下文以子貢貨殖爲言正對此相反而言以深明顏子之賢也若曰心空則聖人平日之言無若此者且數數而空亦不勝其間斷矣此本何晏祖述老莊之言諸先生蓋失不之正耳

程子曰孔子弟子顏淵而下有子貢夫子門人要其歸而論之則曾子仲弓閔子冉子恐不在子貢之下莫以其天資穎悟而言否程子所指意果如何此等不須遙度造理深後當自見得

答潘恭叔

友恭竊謂性命主理而言德氣主身而言性命之理得之於身者德也而其措亡陷溺之者氣也蓋德無不善而氣則有偏善所以成性立命而氣偏則隔之耳兩端之在身相為消長隨其多寡迭為勝負德不勝氣是無以勝其偏偏日以勝而善日以微則是性命之理反亂於氣矣故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是有以勝其

偏善日以充而偏日以化則是性之理不外於德矣故曰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未知是否

氣亦有純有駁不得專以措亡陷溺為言但德不勝氣則其善者亦出於血氣之稟耳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先生謂踐言踐約之踐反復紉繹極覺有味竊謂有是性則有是形色單舉形色則天性固在其中矣故曰形色天性故孟子言聖人不曰盡性而曰踐形也踐形云者猶言爽厥子不衍于素云耳曾子全而歸之曰啓予足啓予手亦此意蓋幾於踐矣學者主忠信所以求夫踐也一息不存則非踐矣游氏之說比楊氏為密曰形者性之質曰能

盡其性則踐形而無愧又曰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
充如此發明固好但終不若程先生充人之形爲的也
蓋盡性乃能踐形在性則言盡在形則言踐其實一也
如引反身而誠之說及豈不慊於形哉之論則亦本程
先生之意矣楊氏指形色爲物指天性爲則固佳如謂
踐形體性恐未善尹氏引程先生之說蓋亦充人之形
之意也不知此語見於何書先生之說皆善但其間微
有疎密妄意如此乞賜批誨

學者求至於可以踐形之功非但主忠信一事而已非踐
語亦未瑩蓋曰形有所不踐云耳盡性然後可以踐形今
曰盡性乃能踐形亦未瑩

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
理而於已言忠於物言信者蓋已則主心而言物則主
理而言故盡已之心爲忠循物之理爲信雖內外之不
同要之皆誠於我耳

心理不可以彼已分以理爲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
之理但言此物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則是所謂信
耳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朱生曰侃侃剛直之貌二子剛直
之象無顯言者以論語攷之妄意冉有自謂非不悅子
之道力不足也有以見其不肯掩覆不敢欺隱爲子華
請粟夫子與之釜請益與之庾不滿意便往自與粟

五秉至於子貢因叔孫武叔毀夫子便曰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子答問友曰不可即止毋自尊焉意者子貢平日多直已見因其質而語之凡此恐帶剛直之象恐別有所據

侃侃只是比之閭閻者微有發露顯著氣象便是涵養未甚深厚處

先生所云子張子貢氣質雖爲未化亦不可謂全未化此語亦是似此立語漸覺有病耳友恭竊謂學者氣質苟未至於聖人皆不可以言化以二子進上之久殆曰變而未已者然尚當用力則未可謂之化也

變化氣質之化與大而化之之化不同

或問程子以薄昭之言證相公之爲兄信乎曰荀卿嘗謂相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亦未有以知其必然但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耳蓋管仲之爲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賤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賤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論之則其所以爲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至耳矣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

之曰然則程子非與曰彼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曲加
意焉其所以微顯闡幽達立民彝之意至深遠矣學者當
孰考而深求之未可以率然議也

友恭竊詳二子之問子路曰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
乎以召忽對管仲言之是以召忽之死爲是以疑仲不
死難爲非故以爲未仁也子貢曰不能死又相之既言
不能死復繼以又相之是疑仲不特不能死而又事殺
其主之人故亦以爲非仁也意者子路以仲爲當死而
不當生而子貢則并以爲設使可生相公亦不當事而
俱有未仁之問也殊不知仲同糾謀則雖有可死之道
而相乃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

之臣乃齊之臣也相公常立則相乃吾君所當事也但
仲之罪乃在於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之爭耳是其
不死殆知前日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生之比也相公舍
其罪而用之則名不正而事正亦非反覆不忠之比也
故夫子答子路爲未仁之問則稱九合之功曰如其仁
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夫以九合之仁過
於不死之未仁則夫子之意未直以不死爲非可知矣
答子貢不死又相相爲非仁之問則復稱其功又辨其
不死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曰豈若云者是又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是夫子之
意皆以不死相相爲可而不以其所處爲非也故舊曰

讀此一章以程先生之說爲正以桓公爲兄子糾爲弟
召忽之死爲守節管仲不死爲改過二子不仁之問正
疑其所處之非而夫子答之乃論其所處之義而非專
取其所就之功也今伏讀先生之說恍然自矢玩味累
日迄未有得區區之意竊謂若從荀卿之說則桓公爲
殺兄管仲爲事讎是仲不可復立於名教之中聖人當
明辨之以存萬世之防可也舍二子之所問而旁及其
所就之功毋乃以功而揜義乎使二子問仲之功夫子
置其所處之義而以不可貶者稱之可也今所問者不
答而所答者非問則是略其義而取其功也且不明以
辨二子之問而陰以存爲正之說時而不論而將

有時而論之幾於不切而謂之切至何也薄昭之言雖
未知其必然然以聖人取之之意則妄意謂桓公非殺
兄管仲非事讎可也此論甚善向呂子約亦來辨之然
不若來喻之詳也但管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但其
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

答潘恭叔

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
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常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
爲錯認精神竄鬼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
其果能識性即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
性之本空此等處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答潘恭叔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
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頃
見祁居之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槩如來喻之云也其他
各據偏見便爲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恠者而
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爲
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競不審亦嘗致思否近
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脩得大學中庸
論孟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
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得章編得兩篇頗
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
費工夫真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攻夫矣恭叔暇日能
爲成之亦一段有利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爲恨如
欲爲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日先錄去此又是
一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苦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
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強或當以漸成之
耳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者察
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
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
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

其說之太高與大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
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
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之友
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捏
合得成故范公寧守經據正而不敢遽以用權達節論之
也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
餘力乃可爲不可使勝却涵養省察之實也

答潘恭叔

詩備六義之旨

六義次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極爲明白只因鄭氏不
曉周禮籥章之文妄以七月一詩分爲三體故諸儒多從

其說牽合附會紊亂顛錯費盡安排只符合得鄭氏曲解
周禮一章而於詩之文義意旨了無所益故鄙意不敢從
之只且白直衣文解義既免得紛紜枉費心力而六義又
都有用處不爲虛設蓋使讀詩者知是此義便作此義推
求極爲省力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
爲不曉此意耳周禮以六詩教國子亦是使之明此義例
推求詩意庶乎易曉若如今說即是未通經時無所助於
發明既通經後徒然增此贅說教國子者何必以是爲先
而詩之爲義又豈止於六而已耶籥章之函雅頌頌恐大
由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
又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次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

如鄭說即兩章爲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爲豳雅三章半爲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耶

關雎疑周公所作

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大妙德化之深心肺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即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活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效耶

卷耳詩疑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

卷耳詩恐是文王征伐四方朝會諸侯時后妃所作首章來喻得之後二章疑承首章之意而言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焉皆病而不得往故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等篇相似又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亦暗合此章耳

樛木序文

有嫉妬之心則必無逮下之思矣此序却未有害也

螽斯序文

螽斯不妬忌未有以察之小序又非的確可信之書詩中亦無不妬忌之意但見其衆多和集之狀如人之不妬忌

耳

桃夭序文首句恐已涉附會矣他說得之

羔羊之序與桃夭相似二南篇中類多如此委蛇如毛氏說即於正直二字意尤親切然小序本未必能盡詩意即鄭張二說意亦自佳更須審擇取舍或兼存而自爲一義不妨不可疆合爲一說也

殷其雷本無著其惡之意不必爲此說但如死麇之吉士日月之德音則須說破耳

標有梅上二句蓋言男女之念人皆有之而若是者皆女子之發乎情而不能以自達者也下兩句蓋言必待媒妁之言昏禮之備而後可行亦止乎禮義之謂也此

詩即人情之近以感切當時之爲人父母者使之婚姻之不失其時而已或曰是皆當時女子自賦之辭則不足以爲風之正經矣

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甚善感切人之父母却恐未必有此意或是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爲不失正矣

小星兼取程說其善

江沱之序恐未安又始則不能無悔至不我與則隨其所遇而安終不我過則處之已熟知其無可奈何無復憂慮猶如淵明之舒肅

小序固不足信然謂江沱之間則未有以見其不然蓋或

因見所見山川以起興也其後也海其後也處兩句若如
今說以爲勝之自言則後字不通而三章其字皆物之稱
亦非所以自命也集傳獻字之義向來伯恭深以爲然
野有死麇言彊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爲侵凌之具者得之
騶虞驅發之說近亦疑之楚詞云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此
爲發矢之義明矣然舊說虞人翼五豝以待公射中則殺
一而已恐文勢不順疑此亦爲禽獸之多見蒐田以時不
妄殺伐至於當殺而殺則所謂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不
病其殺之多也蓋養之者仁也殺之者義也自不相妨不
必曲爲之說兼文勢如此乃順如杜詩一箭正墜雙飛翼
之比若如所解即當先言五豝而後言一發乃可通耳

疑何彼穠矣

可彼穠矣此詩義疑故兩存之東遷之初王室猶未甚卑
也王命諸侯固有不斥其名者如微子畢公之類文侯當
時既有大功稱自或是禮秩當然未可便爲王室衰弱之
證

答潘恭叔

讀詩諸說前書已報去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
略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尚未能便就也周禮恐五峯
之論太篇只爲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
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始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
爲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誤甚矣胡氏大紀所論

并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常恨不曾得見
詳陳諸人不知其說又如何也通監舉要詳不能備首尾
略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
卒業終爲千古之恨耳小學未成而爲子澄所刻見此刊
脩旦夕可就當送書市別刊成當奉寄此書甚有益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
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
端的耳頤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
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
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冗不暇昨夕方子得一

篇今別錄去冊子必有別本可看却且留此使畢附的便
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拆碎記文本
篇如要逐段參照即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即云記
其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禮記即云當附
儀禮其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
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
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爲一書周禮即
以祭禮賓客師曰喪紀之屬事別爲門自爲一書如此即
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諭讀
通鑑正史曲拆甚善學未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
恐太拽出精神向外減却減省功夫耳

若作集注即諸家說可附入成有已見亦可放温公揚子
法言天玄例也若只用注疏即不必然亦悶人耳

分為五類先儒未有此說第一類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禮

第二類即國家之大制度第三類乃禮樂之說第四類皆

論學之精語第五類學之粗者也大戴禮亦可依此分之

卷數之說須俟都畢通計其多少而分之今未可定也其

書則合為一書者為是但通以禮書名之而以儀禮附記

為先禮記分類為後如附記初卷首即云禮書第一本行

下寫儀禮附記一五次行云士冠禮第一本行下寫儀禮

一三冠義第二本行下寫禮記一三分類初卷首第一行

云禮書一成本行下寫禮記分類一五次行云曲禮上第

一本行下寫禮記幾通前篇數記之其大戴管子等書亦依此分

題之

首章言君子修身之要在乎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

之本故以冠篇母不敬止安民哉

賢者至能遷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

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則而能

散施雖安安而能徙義可以為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

同舊說非是安安而能遷來說得之但辭太煩耳疑事物

質直而物有兩句連說為是疑事母質即少儀所謂母身

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

之專務疆辨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教不可長云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教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說月臨財母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又立如齊注疏所說立容甚詳今皆不取而所取者乃無所發明之剩語此類恐更宜詳擇也

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其說舊注亦得之劉氏七經小傳有儀禮等說不可不看若大學自其中庸好學近乎昌上子句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聖人非絕句舊見蜀中印本有抵此點者似亦有理又人注十年曰幼亦為絕句學字自為一句下文至百年曰期頤皆然似亦得之取於人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於人者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下文來學往教即其事之實也齋戒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鬯希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不知何故不同耳

答潘恭叔

成於樂如學樂誦詩舞勺舞象豈不是學者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豈不是學者事但漸次是效直至聖人地位始可言成耳

教惰讀者多以爲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抵此本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矜使人視之之然不入念慮者耳然於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爲我則豈肯毅然而忘之哉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

此說是

隱居求志行義達道集注謂伊尹太公之流可當之是也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

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然也語意之間誠有如此所論者更俟詳之

驕吝二字平時作兩種看然夫子使驕且吝之言則若不分輕重者程子氣盈氣歉之說亦然今集注引程子之言而復有本根枝葉之論此說雖甚精但與程子說不同而以鄙商訓釋吝字若語意未足者蓋先生將各

字看得重直是說到蔽固自私不肯放下處故凡形於外者無非私已之發此驕之所由有如此則工夫全在客上

此義亦因見人有如此之弊故微發之要是兩種病痛彼此相助但細看得客字是陰病裏證尤可畏耳

禮記言鄙詐慢易之心入之則是內外有兩心曰入之則此心是在外矣鄙詐慢易似非所以言心

入之一字正是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也雖非本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恐不必致疑也

答鄭仲禮

一別二十餘年不復聞動靜但中間得季隨所寄疑義獨賢者之言偶合鄙意而厄如衆口不能自伸初不知其爲誰何既而乃知改各曲拆甚慰別後之思也茲辱惠書益以爲喜比日春和遠惟德履殊勝熹慕愈衰朽中間幾有浮湘之便竟以病懶迂踈不復敢出今又紛紛度其勢終亦難動每念吾敬夫逝去之後不知後來諸賢所講復如何比得季隨書又無復十年前意象矣歲月易失歧路易差無由相聚痛相切磨十里相望徒有慨歎耳示喻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考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考之

則不免有可疑者。喜盡當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書。卦
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
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間略曉
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
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
卦揲著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撫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
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誠詳考之。復以見喻。幸也。來喻所
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偽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
說爲然。然亦誤以爲真。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
槩。似是而其所以爲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
是處。如別紙所示。數說。恐亦未免此病也。大學章句一本。

并任其間。雖無玄妙奇特之說。然皆是直說聖門著實用
功處。亦幸細觀。如有所疑。并以見告。不敢不盡所懷也。彼
中朋友。今有幾人。其趣向成就。果能不失前人衣鉢之傳
否。向來猶時有往來商訂之益。得以知其疎密。近年遂有
不涉思慮言語之意。虛無象罔。不知捕誥。皆非平日所聞
於吾亡友者。不知何故。變得如此。甚可歎也。因便寓此。未
能盡所欲言。正遠千萬。以時自愛。

答鄭仲禮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
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
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

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又未必能通而不設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為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率致此意

答余占之

誠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思無邪之說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說却味短也仁者能好惡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字便覺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平易固疑於卑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為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作也周張二書恐未暇及若欲便看過熟讀深思此外更無別巧然亦不惟一書凡讀書之法皆不外此也

答余占之

仁愛之說大槩近之且更涵泳推廣久之浹洽自當信得及也并有仁焉謂赴井以救人為仁耳文義雖略迂晦然大意當是如此以下文可逝不可陷者觀之可見也七月開水之說近亦有朋友如此致疑但不如此說則鑿冰踰月而後納之又似太緩恐此但先後相因之文非實以為今日明日也經傳類此處多但兼通衆說以俟講究虛心

以容之不必遽爲一定之說也

答余占之

真此亦粗遣但老衰殊甚疾病益侵仇怨交攻蓋未知所稅駕也今年絕無朋友相過近日方有至者只一二輩猶未有害若多則恐生事矣無由會面遠書不能盡懷不知冬間能枉路一顧否

答余占之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豈無晚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汪清卿

所喻五常即是五行之性初無異義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答程正思

設啓奠祝詣殯前跪告祝詞依高以言日內復具饌以辭訣

葬前數日啓殯前未可謂之辭訣恐是日但設奠而啓殯至葬前一夕乃設奠辭訣

啓喪遣奠用高氏書祝文

高氏祝詞云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開元禮當作靈辰不留旋亦當作柩今雖不用此詞亦謾及之

按禮既虞之後以吉祭易喪祭吉祭喪祭何辨
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卒
哭則又謂之吉祭其說則高氏說已詳矣但古禮於今既
無所施而其所制儀復無吉凶之辨惟溫公以虞祭讀祝
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爲別蓋得禮意大抵
高氏考古雖詳而制儀實踐不若溫公之慤貫耳

一 答程正思

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
亦須藉窮理功夫今曾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
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讀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
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

意則久久自當見效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言詳悉上合禮意下適時宜甚善甚善其間
小未備處已輒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間有
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
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
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
無分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
功大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

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立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

答程正思

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論語二篇說甚子細交袞未暇詳看所訂集注中一二字甚善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即改易也此間講說不廢能問者不過二三人耳濂溪祠記刻成已久何爲未見今併新刻三種內去先人小集一用併往此間無他物可爲寄也

答程正思

熹忽被改除之命來日當往奏事儻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爲朋友羞但恐踈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爲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程正思

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

答程正思

熹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閑中玩養頗覺粗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撥不爲無助不知正思深辨此未察時學之弊者也區區之意豈爲一人發哉鈔版乃此間呂沅州爲之發本初未有也此等事當平心觀之不必如此爲已甚也

答程正思

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年深慰病中懷抱嘗得失想不復置胃中也告子生之謂性集注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改一過此處覺得尚未有言語解析得出更俟款曲細看他時相見却得面論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功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此深可歎賞深漸老繆放過此著今

日徒勞頰舌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乎天之理亦異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得其全是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如白之謂白而凡白無異白焉則是指形氣之生者以爲性而謂之物之所得於天者亦無不同矣故孟子以此誥之而告子理屈詞窮不能復對也

右第三章乃告子迷繆之本根孟子開示之要切蓋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

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

告子一段欲如此改定仍刪去舊論似已簡徑但恐於一原處未甚分明請看詳之

答程正思

所喻數說皆善孟子中間又改一過不記曾錄去否今恐未曾別寄一本但初看甚分明今讀之又似不分曉試更爲思之如來喻固佳初欲取而用之又覺太繁注中著不得許多言語今可更約其辭爲下數語來若發脫得意思分明人當改却此說乃佳也致知說及它數處近改者德粹寫得今有所改或問一二條亦寫寄之可就取着日新一條似比舊有功也發見之說已具叔重書中可更相與

詳之此是日用功夫最精約處與向來五峯敬夫之說不同可更思之恐說未透却又須別下語也大學或問所引孟子正是傳授血脉與援引牽合者不同試更詳之人心道心近書雖云無疑恐亦有未徹處故猶有不善者之說亦請更察之也其它所論大槩皆正當但於曲折處間有未察則恐於所謂亭亭當當恰好處未免不子細也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日見聞便肯窮究此爲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爲爲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辨論功夫勝却玩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鬧急迫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爲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真辨辯之章并一疏上之頗推夏間所言之未盡者語似太訐未知得免於矣否所遣人以月初七八間行至今未還不知聖意定何如自覺踈拙無以堪此厚恩冒昧而前必取顛踣若得話行而身隱乃爲莫大之幸耳所示諸書甚善甚善但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開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爲或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此間書院近方結裏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聚興國萬正淳不知舊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亦儘可講論也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答程正思

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為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

答程正思

所示策甚佳然詞氣之間亦覺尚欠平和處豈有所不能平於中耶陳正已之論何足深辨臬老嘗說少時見張天覺或告之曰蔡元長說相公極正當只是少些機數張應之曰蔡京斫頭破肚漢我若有機數却與你一般也若待它說伊川用處不周即伊川與你一般矣此可付一笑也

通書注說善惡分明作兩節何為尚疑無先善後惡之意耶性字之說亦無可疑然得賢者如此發明亦有助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為神恠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聞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此切須安常守正以為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汪聖可

示喻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周舜弼

謹

熹適承枉顧示以長牋稱道過實決非淺陋所敢當不敢
自辨數也至謂程氏二書出於記錄之餘不能無誤誠如
所論向來所以各因本籍而有其姓號以相別者正謂是
爾然言有似是而實非者有似非而實是者非好之篤玩
之深而辨之明者或未能無誤也暇日見過得回叩其一
二幸甚幸甚

答周舜弼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
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
効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
寄

答周舜弼

非事不湯便了辨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
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均平也
彼中朋友用功爲學次第如何便中喻及向時每說特敬
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
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
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答周舜弼

前此所示別紙條日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曾持得敬不
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
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

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改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且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目無可疑從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虚心涵泳未要生訟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功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其力矣君子而時中却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日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功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弼

所論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却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自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已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

不得力須更就此幹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弼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功夫亦只是且據所
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
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
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
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為高也若親養未便
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
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褻一賤之雜也

答周舜弼

所喻敬字功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

說行篤敬執事故則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
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
軍猝遇疆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周舜弼

示喻為學之意大槩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
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答周舜弼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
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怨則在我者雖甚孤高
然與它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
之地耶

答周舜弼

講學持守不懈益動深慰所望又問頗有朋友之助當此
歲寒不改其操尤不易得也更願相與磨厲以造其極毋
使徒得虛名以取實禍乃爲佳耳前書絮矩之說大槩得
之二字文義蓋謂度之以矩而取其方耳今所示數條各
以鄙意附於其後却以封還幸試思之來說大槩明白詳
細但且於此更加反復虛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
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此而已也承欲見訪固願一見但
遠來費力不若如前所說著實下功果自得之則與合堂
同席亦無以異也鄉來蔡君今安在能不受變於俗否耶
大學之道莫切於致知莫難於誠意意有未誠必當隨

事即物求其所以當然之理然觀天下之事其幾甚微
善惡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雜乎芒芴之間者靜
而察之者精則動而行之者善聖賢之學必以踐履爲
言者亦曰見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者耳今先生之
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後意無不誠蓋若泛論知至如諸
家所謂極盡而無餘則遂與上文所謂致知者爲無別
沉必待盡知萬物之理而後別求誠意之功則此意何
時而可誠耶此正學者緊切用功之地而先生訓釋精
明誠有以發聖賢未發之蘊竊嘗體之之命亦與之爲
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丞子正云看
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

通必有徵驗更幸見教溥因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
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
而以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爲物之
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
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
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
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
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
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
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做
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

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
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端可尋也
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
太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
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
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
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心者也所謂
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
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粗
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天理之在吾心亦
本無一息不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達

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
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
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
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
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入井者之
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
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
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
際如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
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
人而財利不可以擅乎已苟惟不然皆取惡之道也

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旣言所藏乎
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
通之意恕之爲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
三者行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
弟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
近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
以爲恕以此觀之是否

此段說得條暢

致中和注云自戒謹恐懼而守之以至於無一息之不
存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必謹其獨而察之以至於
無一行之不慊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夫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戒謹恐懼所以守之於未發之時故無一息之不存而能極其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必謹其獨所以察之於既發之際故無一行之不慊而能極其和天地之所以位者不違乎中萬物之所以育者不失乎和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者蓋如此學者於此靜而不失其所操動而不乖其所發亦庶幾乎中和之在我而已天地萬物之所以位且育焉則不敢易而言之未識是否

其說只如此不難曉但用力爲不易耳勉梅勉梅

凡事豫則立一節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下文自不獲乎

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也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勉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意誠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是否

得之

贊而隱章引爲飛魚躍之詩以明其旨程夫子以爲子思與堅爲人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撥撥地竊

以爲子思之言無非實理而程夫子之說亦皆真見今
又得先生竄定此章反復開曉昭然義見曉玩久之心
融意釋夫形而下者道之用矣必有形而二者爲之體
其用廣夫安得而不費其體微又安得而不隱體用顯
微初無間絕人惟覩其用之顯而不見其體之微也是
以終身曰之而不知子思於是記爲魚以明此理之昭
著而其所以然之故則亦可知其隱然爲難見也夫見
於鳶魚者尚爾而況自夫婦隱微之間極而至於天地
廣博之際化育流行洪纖高下莫不皆然此理固非偶
然者而亦熟與之哉子思之言精密峻潔而程子之論
無纖毫凝滯倚著之意非先生其熟知之大意如何

只是如此更宜詳味

二十七章始言道之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道之用入於
至少而無間非至德之人不足以疑之中言至道之凝
非大小精粗舉而並行則不足以疑是道也未言所處
之無不宜所以極言至道之凝其效如此然大小精粗
之旨諸家所論不同張子逐句爲義呂氏因之以一句
自相反覆爲說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爲說楊氏以逐句
上一節承上節下一節承下節爲說却以溫故知新爲
道問學之事敦厚崇禮爲道中庸之事兼而讀之亦足
以發明大旨然分比精密條理該貫終不若以尊德性
爲有心之本而極乎道體之大以道問學爲致知之本

而盡乎道體之細遂以廣大高明溫故敦厚爲存心之屬以精微中庸知新崇禮爲致知之屬於是年然各當於人心使學者有用力之地而不悖乎名義之紛紜也竊嘗玩索所謂不以一豪私意自蔽者指致廣大而言也不以一豪私欲而自累者指極高明而言也乍讀兩句似若一意相同然試體之一以私意自蔽則心不洪放而狹隘迫窄何以致廣大乎一以私欲自累則此心沉溺而昏暗卑陋何以極高明乎此二句若相似而實不同者妄意如此是否

得之

末章八引詩前五條論始學至成德疎密淺深之序後

三條皆所以贊不顯之德前此蓋未有發明斯義若此昭著明白也今觀尚綱一條則知爲已之學不可以徇名而入德之方皆由乎已而已進而至於亦孔之昭則謹獨之行已著又進而至於不愧屋漏則謹獨之效益彰其曰奏格無言所以言其德之已成又曰不顯惟德所以言其德之至盛致先之以不常不怒而民自畏勸終之以篤恭而天下平也夫自下學謹獨之事積而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則其存心也愈謹而進德也彌盛復三引詩以歎詠不顯之德固不在乎聲色之末亦非德輔如毛之可比極論其妙不若無聲無臭之詩爲可以形容其不顯之至耳竊嘗謂此章之旨正與首章相應

首章論道躰之大端故以性命教之三者言之於始然必戒謹恐懼而存其未發之中必謹其獨而保其既發之和中和之至所以能位天地育萬物者蓋其德之盛同乎天而然也中庸之書所以始於是者其旨深哉有志於爲者不可知天德之在聖人首爲如何於此宜盡心焉爾未審是否

亦孔之昭是謹獨意不愧屋漏是戒謹恐懼意

君子無終食之間造仁不但終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而不造次而已也雖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及禰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

其所謂況其上者乎克己功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孰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

下學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見耳

不伎不求何用不藏貧與富交彊則伎弱則求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飢渴得以害其此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爲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伎

害生焉否則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汗凌漚之
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
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雖
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力夫信乎下可遽已
也

是如是

晦庵先生朱文公大全卷第五十

